

志愿主持

■京言

“叮咚”，一个微信提示音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是好友发来的一则“瑞安市图书馆招募中秋诗歌会活动主持人”启事。继续往下看，“活动主持人”、“志愿者”这些词让我眼睛亮了又亮。我就按启事要求报了名，也顺利通过了面试。

9月5日晚7点，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内灯火通明，肃静已久的空间早被孩子们的欢笑声、打闹声填满了。同时也有稚气未脱的中小學生结伴而至，他们之间的交流与现场的气氛同样热烈。

7点10分，主题为“同守团圆日，共话中秋情”的诗歌会开场了。一袭紫色丝绒旗袍且精心妆扮过的我开始主持：“尊敬的嘉宾，亲爱的同学及小朋友，晚上好！……我们要用隽永的诗、温情的歌、开

心的笑来串联你我，串联古今，也串联现实与梦想！”然后我按照活动组的策划和自己事先的准备，给观众们出题念诗，再针对其中空缺的词句鼓励他们抢答。小选手们特别踊跃，知道答案的小家伙连椅子都坐不住了，他们有的蹦，有的喊，有的直接就冲上台来，虽然有部分诗词的意思或意境他们还不了解，但对答如流的表现足见他们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

猜歌名是时下孩子们更是家长们喜欢参与的项目。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有关月亮的歌曲基本上刚放出前奏，我就看见高举的手臂。年轻的家长们不仅能说出歌名与原唱者，而且都能即兴哼唱上几句！即使屏幕上无歌词显示也不妨碍他们过歌瘾，尤其是

看见大人们露出了少有的亢奋、专注与满足，我也不禁被感染着年轻了许多。

一个小男孩在回答有关梦想的提问时，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一脸向往地看着我说：“我长大了最想开火车！”在确认了他的梦想就是火车司机时我脱口而出：“太棒了！”我相信这是个真正的梦想。

在晚会刚结束后，一位妈妈领着儿子来到了我面前，说现在有点沮丧的孩子在晚会过程中有四五首诗都会背的，但均因为不敢举手或举得太慢而失去了回答问题的机会，他想再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我立即蹲下身来期待地看着这位比赛结束后上场的小选手，只见他用一种捍卫尊严似的庄重神情大声地、完整地朗诵了一首诗，我由衷地给出了响亮的掌声与赞美声，因为我看见了男孩的眼睛突然明亮了，也看见妈妈欣慰地笑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志愿行动，也是我迄今参加过的成员最多的一次“团圆日”。夜深时坐在书桌前毫无睡意，“叮咚”的微信声又一次响起，是当初给我信息的好友发来的：“您今晚的主持很出彩！”

对于这份褒奖我只以满溢的深情回复道：“感谢你的牵线与鼓励！我很高兴能作这样的分享！”

耄耋守望

■黄丽云



耄耋之年的周阿婆住在飞云闹市区，她有4儿两女，但是没有一位能留在她身边。

周阿婆来自农村，大儿子出国打工后赚了点钱，在瑞安飞云购置了落地房，把她接到飞云定居，老家也渐渐没了人，自从最小的儿子去贵州打工后，那些曾经瓜果飘香、绿水绕村、儿孙绕膝的世外桃源般的美景，现在逐渐变成了老人萦绕不去的梦。

每天清晨，一把椅子上，会静静地坐着一位老人。静坐发呆，成了老人打发时光的方式，“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个星期前，晚上10点，早早入睡的老人，被一阵阵寒意

冻醒，将被单裹满整个身子，仍然觉着冷，冻到直发抖，浑身发青，还一直咳嗽，喘不上气来。虽然意识已有点模糊，但她知道，自己肯定生病了，一定要去医院才行，但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自己又不会打电话，还这么晚了怎么办呢？迷糊中的老人，扶着楼梯，颤抖着往下走去，她要去按邻居的门铃。门铃一家家按去，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在家，都无人应答。直到邻居的孙女从外面回来，看见瘫倒在地老人，才进去叫醒众人，合力把老人送到附近的医院。

医生说高烧、加上肺炎、心脏也有问题，老人需要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看着别的病人床前围着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只有她仅顾一位护工，帮忙看着输液的进度，并为她购买一日三餐，这种光景让老人极为凄惶。

事后，侥幸康复的老人回忆，怎么去的医院，她已经完全没印象了，第二天清醒后发现，当晚她一直是光着脚到医院的。

现在，老人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不过愈加喜欢搬一张椅子，置于家门口，静静地坐着，期待能第一时间看到归来的亲人们，因为她觉得她能见到亲人的时间不多了。

月缺又圆

周小含



漆黑的夜幕上，那轮宝石似的圆月仿佛是天空唯一的点缀，形单影只，一片寂静随着冷冷的月光倾泻在大地上，也洒落在我的心上。这已经是第二个不和家人一起度过的中秋节了。透过那银雾般朦胧的月光，我仿佛又看到了外公逐渐佝偻下去的背和外婆的满头银发……一种难言的思绪涌上心头。

那是去年的清明节，我和姐姐、舅舅陪着外公去山上扫墓。老人似乎都有一种特有的固执。就像去墓地的路上，我们坐的车明明离目的地还有几十米远，外公就已经着急地嚷嚷起来，“就这儿吧！就这儿吧！走过去就到了！”他说着还用手比划着。舅舅和姐姐只好一边按住他那双不断挥动的手，一边跟车夫解释，才算使他安静下来。外公沉默着，平日里锐利的锋芒收敛了，目光出奇地温和、顺从，在两个儿孙之间的他却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上了山，两个高大的身影，在我和姐姐面前缓缓移动。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的背影，略显沧桑却依旧魁梧；而另一个，岁月使他那曾经挺拔的背深深地躬了下去，深深地、深深地，他把头埋得更低了，让我看到一头蓬乱的发。终于，步伐变得更慢了，外公停下来，要我们先走。他累了，走不动了。眼前忽而浮现出我们三人并

肩同行的画面，恍若隔世。那个健步如飞、目光炯炯、最爱给我们讲故事的外公哪里去了呢？一时间，我泪不自禁。

回了家，我自告奋勇地要帮外公把满满两篮子清明饼提到楼下去，可还没来得及动身，就被外婆制止了。外婆一面毫不客气地冲外公吼，怨他不该把这么沉的东西给我提，一面取来袋子，开始仔细挑选给我和姐姐带回家去的清明饼。她微弓着身子，先用严格的目光审视一番，才拿起一个装进袋子里。这时我才发现外婆的头发，竟然已经全部花白！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的心像被一双手紧紧揪住，震颤不已——外婆，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变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呆呆地伫立着，凝视着那鬓白的发。而外婆却浑然不觉，仍在喃喃自语，“这个黑的不要，这个太扁了……”

原来，比雪更白的是他们的丝丝银发，比海更缄默的是他们无声的爱。

夜深了，月似乎更圆了。此刻，我只愿，千里之外的家人，也能如这月儿一般美满、如意。

学会长大

徐婷婷

两个多月的暑假，飞快地过去，在仅离开学的一个多星期里，内心充斥着更多的情感，则是不舍。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耳边对老妈唠叨叮咛的不耐烦，被暖暖的默不作声铭记在心。

回想起当初高考后那个倔强的自己，一心想远离父母的看管，竟毫不犹豫地填了外省作为第一志愿。当得知到宁波上学时，老爸竟开心地咧开嘴念叨着我才舍不得女儿远在他乡呢，那高兴样儿我却不以为然。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心思倔强如女汉子的我竟也变得细腻，开始在每一个夜晚想家。兴

许是我经常以琐事为由打电话给老妈这么笨拙的办法，电话那头的老妈嘴上虽说是说着还不去好好学习，没事老打电话，想必心里也是乐开了花。我们母女俩煲着电话粥，从早饭吃什么到多变的天气这些琐事，却也聊得津津有味。才发现，有时候打电话不是一定要有重要的事情，而是仅仅想家想念亲人的声音这么简单。

记得在离放假前的一个月里，已经在寝室默默掐指细数着回家倒计时，开始异常想念家里弥漫着的浓郁的老鸭煲的味道，和我做梦都想吃的红烧排骨和炖南瓜，

并且开始抱怨食堂里一成不变的菜色和辛辣的重口味。渐渐地，在大学里，从一个原先性格大大咧咧不会说细腻的话转变到了学会关心问候父母身体的乖女儿。

原来大学还有这样一个特色：让我学会了想家。

而在这个极其宁静的夜晚，吃着老妈带来的丰盛夜宵，心中洋溢着暖暖的幸福感。我知道，在远离父母的那个学校里，不会再有他们焦急地牵着我去医院挂号，不会再有每天清晨几句简单亲切的叮嘱……我知道，在读大学的日子，我是该长大，学会照顾自己了。

头脑坏了

胡新华

我们公司是一个网络传媒公司，每天，我们都是在电脑前按部就班工作，突然有一天，所有的电脑齐刷刷地黑屏了。

“靠，谁把电源给弄掉了？我的文件还没有保存哩。”小王喊了起来。

“停电了停电了，大家的电脑都没有电了。”小李说。

既然是停电了，工作也不能进行了。大家呆呆地望着自己的电脑，可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总不能坐等下班

吧。当务之急，是得找点事做。于是有人提议，集体打扫卫生。

小张比较积极，他跑过去，拿起了吸尘器，插在了电源上。可是，按钮按了半天，吸尘器没有任何反应。小张有些奇怪，说：“我们多天没有打扫卫生，这吸尘器也开始罢工了。”

小李说：“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你也想用吸尘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将办公室打扫干净了。看看下班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打卡下班。

小李走到打卡机前，把卡纸插进了打卡机，可打卡机没有任何反应。小李说：“完了，打卡机坏了，我中午在这里打卡都是好好的。”小张慢悠悠地说，说：“坏的不是打卡机，而是人的头脑。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也想打卡，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微信号 人文瑞安，扫一扫 加关注。欢迎来稿：8129773@qq.com